



1216.2  
X8492  
XS

大 家 小 集

# 郁达夫集

小 说 卷

袁盛勇 编注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郁达夫集·小说卷

郁达夫著；袁盛勇编注。

(大家小集)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2

ISBN 7-5360-3919-0

I . 郁 ...

II . ①郁 ... ②袁 ...

III . ①郁达夫 - 文集 ②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6515 号

责任编辑：邹靖华

技术编辑：薛伟民

平面设计：苏家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6.625 1 插页

字 数 38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919-0/I·3186

定 价 28.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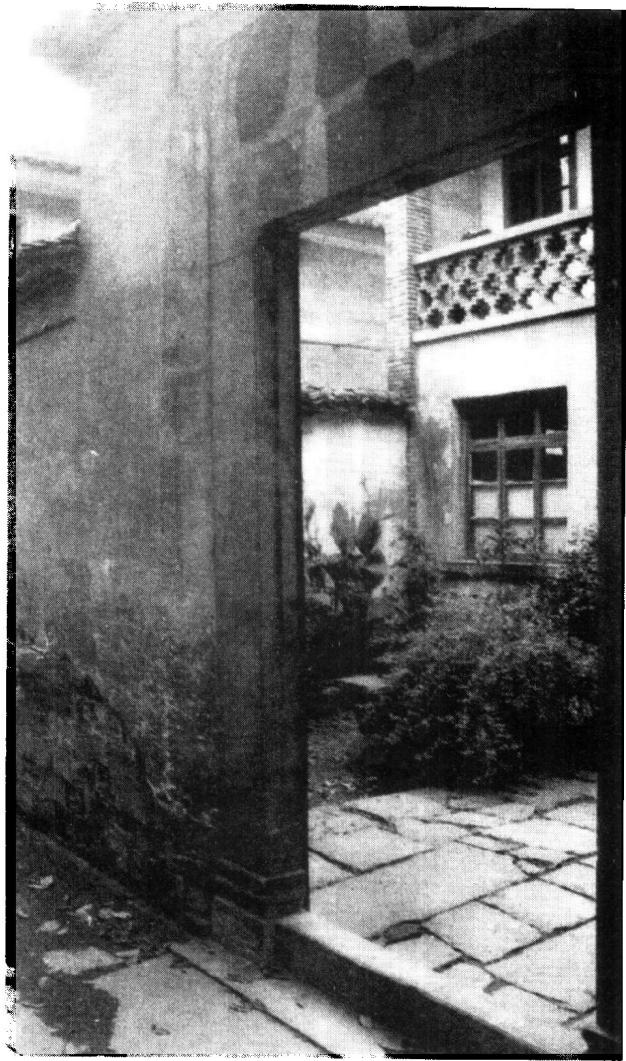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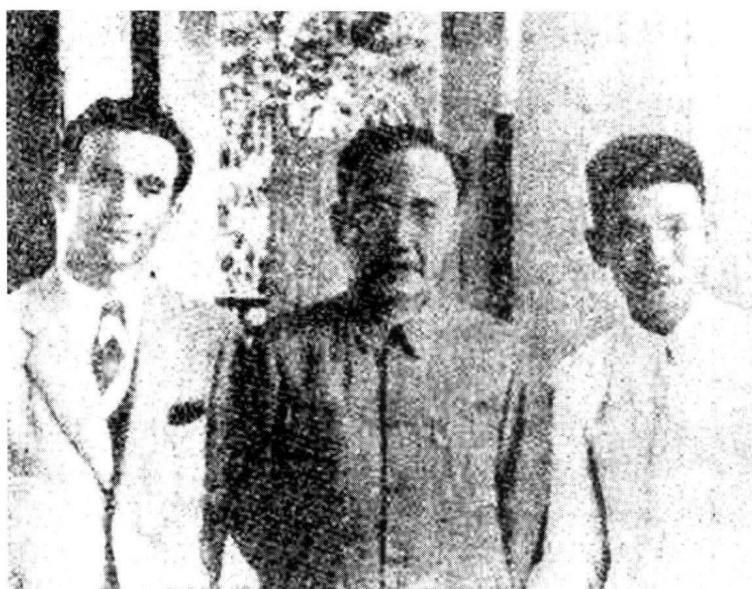
作者于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求学时照像



作者于1919年夏在日本  
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时照像



作者在富阳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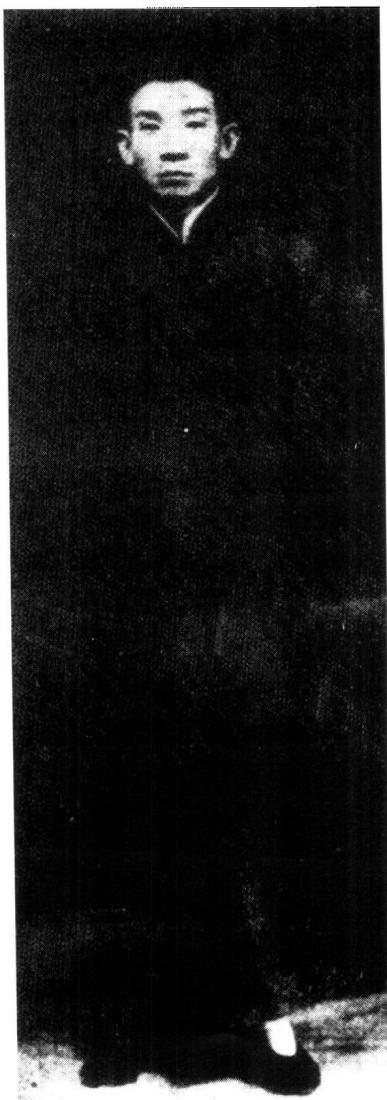


作者与郭沫若、斯诺合影（1938年）



作者与王映霞

作者像（1936年）



酒能邊說醉方  
郁達夫  
丙子年十一月廿四日

作者手迹

1936年11月24日在日本由中国文学研究会举行的欢迎会上即席挥写

作者手迹

1935年夏书赠余瑾的题词

唯者能言  
者能聽中國  
無廢人矣

甲子初夏余懋良書  
海內安寧  
萬物興復  
事事順遂

邵達人

作者手迹

1935年写于杭州、1940年书于新加坡

大地春風十萬家  
偏安忍不捨  
繁華輸作喪亡傳  
舊物如新  
七廟三宮猶外聞  
三言終生更  
善  
第一聲亦微微  
千秋滿空濛  
同雨氣  
壯辭雄  
詩較善

辛未夏月  
邵達人

## 出版说明

一、这部文集分为两卷：I. 小说卷；II. 散文卷。

1. 小说卷编入作者《沉沦》、《南迁》、《迟桂花》等26部小说。
2. 散文卷编入作者在各个时期所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按内容与体裁分为感伤叙事、游记小品、人物回忆、杂文随感、日记自传五个部分。

二、本书注释分为题注和正文注。

1. 每篇文章的题注一般均说明该文最初发表于何种报刊（所载报纸注明年月日，期刊注明年月和期数），同时注明发表时所用署名，后来编入何文集。  
题注尽可能客观地提供作者撰述时的有关情况及当时的背景材料，以供读者参考。
2. 正文注释均置于每篇之末。为避免冗繁琐屑，对于一般读者并不陌生、不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的词句一般不加注说明。
3. 凡作者原注均标明作者原注。

三、本书插图尽可能地搜罗了有关郁达夫的照片和文物图片，为读者认识郁达夫提供一点感性的图片资料。

花城出版社

2002年12月

# 目 录

银灰色的死	1
沉沦	16
南迁	53
茫茫夜	98
怀乡病者	127
采石矶	133
茑萝行	155
青烟	172
春风沉醉的晚上	180
离散之前	196
薄奠	206
十一月初三	218
烟影	234
过去	244
微雪的早晨	261
迷羊	277
二诗人	367
逃走	387
在寒风里	395
杨梅烧酒	413
东梓关	422

迟桂花	432
碧浪湖的秋夜	464
瓢儿和尚	481
唯命论者	491
出奔	500

# 银灰色的死<sup>\*</sup>

## 上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sup>①</sup>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sup>②</sup>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些年终的利泽。<sup>③</sup>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

---

\* 本篇作于 1921 年初。最初连载于 1921 年 7 月 7~9 日、11~13 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署名 T·D·Y，后来编入小说集《沉沦》，1921 年 10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这个集子既是作者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本篇描写一名留日学生在炎凉世态中因找不到可以互相劝慰的知心朋友，而陷入灵与肉的冲突，并且在苦闷中最终不幸去逝的情景。反映了“弱国子民”在那个特定时代的悲剧命运。

最初发表时，文末原有如下一则英文附记：The reader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is is an imaginary tale after all, the author can not be responsible to its reality. One word, however, must be mentioned here that he owes much obligation to R. L. Stevensons <A Lodging for the Night> and the life of Ernest Dowson for the plan of this unambitious story.

其意思是：读者须知，这毕竟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作者不能对其真实性负责。然而，有一点必须在此提到：这篇不存奢望的小说的构思，取材于史蒂文森的《宿夜》和欧内斯特·道生的生平者甚多。

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在上野<sup>④</sup>不忍池的近边，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象也没有什么活气似地，楼上的门窗，还紧紧的闭在那里，可是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

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

他开了半只眼睛，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正重垒在 X 字的上面。开了口，打了一个呵欠，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仍旧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sup>⑤</sup>，听着隔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他才跳出了被来。胡乱地穿好了衣服，跑下楼来，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来的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每昼夜颠倒的，到各外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sup>⑥</sup>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也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点的扩大起来了。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

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瓷似的一排牙齿，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出了图书馆。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的冷板凳上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才走出来，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变得昏乱而不清。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万户千门，都寂寂地闭在那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大学的铁栏杆，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净的电车线路上，电柱上，电线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好象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背靠着了铁栏杆，他尽在那里看月亮。看了一会，他那一双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去年夏天，他结婚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的，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象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的样子。立在山中的平原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谁都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出来，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有几点人家，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有一天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因为天气热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又从床上爬了起来，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